

WEN XUE FAN YI 275 WEN

文学翻译

275问

李全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 全 安 著

文 学 翻 译

275 问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翻译275问

李全安 著

责任编辑 尚书磊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商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291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7-215-00707-3/I·55

定 价5.00元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作者根据多年翻译、编辑工作积累的经验、资料写成，共分四十四章，以不拘一格、文体活泼的问答形式，从翻译工作在我国缘起、翻译界目前的状况及英文汉译时遇到的种种棘手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的客观阐述。文风清新，晓畅达意。人们常有懂外文就能搞文学翻译的误解，其实不然，好的译文符合作者的原意，而且文字畅达易懂，简洁自然，读者可以如读原文领会其思想，感受其笔锋，欣赏其韵味，悟到其形象。本书将告诉你个中甘苦，是一部能够给你以启发并引导你走上翻译之路的好书。

“各民族的互相往来，互相依存，各民族的文学交流、汇集，也就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世界文学。”

——马克思

“译者如果没有理论，不关心翻译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问题，他就只是一个匠人。他偶然也会取得某些成就，但经常光顾他的却是挫折和失败。”

——苏联现实主义翻译学派创始人И·卡什金

“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理论是对翻译活动规律的归纳。”

——《翻译论文集》

“理论都是从实践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在探讨翻译理论时，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应该让几种不同的翻译理论流派同时存在。”

——（前全国译协会长）姜椿芳

萧 乾：

序

我常想，世上行当要是由有心人来干，除了正产品外，总还能出点副产品；而且说不定副产品的价值并不亚于正产品。

30年代我先后在汕头及福州当国语教员时，每逢看完一批学生的卷子，总把一些典型的病句抄在一个本本里。当时我就想，有朝一日倘能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编成一本书，说不定比某些《文法大全》对读者更为实惠。后来编《大公报·文艺》时，也曾萌生过这一念头。

可惜后来我改行当记者了，而我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本本也在难忘的1966年8月化为灰烬。

因此，我是以极大的喜悦来捧读李全安同志这本《文学翻译275问》的。这是他在多年的翻译及编辑工作中，日积月累下来的成果。是老天对一位有心人的报偿，也是他给新时期文学翻译从业员的一份丰厚礼物。全安同志自称是一位重实践的人。确实，这里没有空论，条条都来自经验。

我与作者虽仅有两面之缘，然而自从他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创办并主持《散文译丛》以来，我们经常有信往还。很抱歉，我始终也不曾为他这套丛书译过什么，然而我一直关心这套丛书以及杨德豫同志主编的《诗苑译林》。我认为它们是我国新时期外国文学界的两朵灿烂的鲜花。在编《散文译

丛》时，除了繁重的编辑业务，全安同志还不定期地编一份有关这套丛书的“通报”，报告丛书进展的情况，并利用这园地经常沟通译者、读者及编者之间的意见。是他这股炽热的创业精神使这套拥有60部名家散文(已出20余种)的丛书，在书市极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但站住了脚，有几种还重印至六七次之多。

读完《文学翻译275问》之后，作者给我留下两点印象：一、虚怀若谷。作者在谈翻译理论时，不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却着重介绍各家的观点(见第83—85问)，并引导读此书的人进行冷静的思考。同一段原文，各家译法不同时，作者也尽量指出各家优点，不轻下结论。总之，全书许多地方都更趋向于引导读者去辨识思考。二、诲人不倦。正因为此书来自多年的实践，作者就文学翻译可能遇到的问题，从正文到注释以至标点符号，都尽量介绍了经验。书中既引用了不少妙译的例子，也包括很多习见的误译和病句、作者一再告诫年轻的译者不可单靠字典，要反复推敲。

在第28章(第235页)，作者有一连串极为精辟的比喻。他说：

“难摆弄的外语句子不见得是一块硬煎饼，找不到下牙处，而往往是一枚核桃，敲破了那坚硬的外壳，就好动口吃了；是一根打了结的鞋带，解开结就好使了；是路上的一块顽石，挪开顽石车子就好开过去了；是门上的一把大锁，找着了钥匙(key)，把锁一打开，自然就进门了……这一章，集中讲的就是这核桃壳，这绳结，这顽石和这锁。”

接着，作者举了一些“开锁”的实例。这也可以说是翻译的诀窍，然而多年伏案苦思冥想而得来的诀窍。

关于此书，我还想做两点补充：

一、作者在第23问（第40页）及第62问（第106页）中都谈到名著的重译问题。在同意名著不妨有几种译本的前提下，我想补充一点：除非原译（1）质量太差，讹误太多，或（2）新译确有独到之处，否则我不赞成一部书（往往是畅销的书），这么无缘无故地译来译去。最起码，这里有个浪费人力物力问题。同时，也有损文德，一定要防止翻译界一种不良倾向：为了取巧，在旧译的基础上，略加改动就以新译本面貌重印出来。即便原译者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我也赞成宁可为他改个名字也比出版改头换面的“新”译本为好。

二、书中有几处谈到对原作可否作局部删节（甚至改写）的问题。对于“过于超前，脱离了现实，或者不符合我们的国情”（见第18问，第31页）的作品，我认为首先应在选材阶段加以淘汰。倘若作局部删节，也理应标出是“节译”或声明“有删节”，甚至应标出删节多少。总之，译者绝不能凭着“责任感”就有了任意删节之权。至于改写，就更不妥当了。文学翻译不可，社科翻译也未必相宜。就拿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来说，其中有一段把我国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与儒家的修身养性相提并论。译者不同意，尽可另文或在译序中驳斥。但既然是翻译，就不可根据译者的国情加以订正。何况一旦删改了，读者也就无从认识费正清的全貌了。

最后，我想借此为从事翻译的朋友们说几句话。解放后，翻译无形中比创作矮了一头。这里，我并不是在为翻译家争待遇。我指的首先是受重视的程度。

五四以来，新文学界创作与文学翻译一向是并驾齐驱，

而且文艺界许多位先辈都在写作之外，兼搞翻译。泰戈尔、普希金以及英国湖畔诗人给予中国新诗歌的启迪，易卜生及萧伯纳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巴尔扎克及契诃夫对我国长短篇小说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至于就脑力劳动的强度而言，翻译诗歌或经典著作决不比创作省手。从这本书中也不难看到这一点。

50年代我们确曾有过几位献身文学翻译的大师。理论如满涛，小说如傅雷。然而那时翻译界就出现过一些不良倾向。例如当时苏联作品（尤其获得斯大林奖的）十分走红，遂刮起了抢译风。不过那时全国出版社分工比较严格，因而像80年代这样一部外文热门书有七八种译本的情况尚不多见。

现在我国文学出版事业多元化了，这是大好事。但重译的问题随之也日趋严重起来。希望出版界的领导和翻译工作者协会以及有关单位能像50年代那样把外国文学的介绍通盘筹划一下，中止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同时，端正一下翻译界风气，大力提高译文质量。希望有更多的像全安同志这样的老译者、资深的外国文学编辑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新一代有志于文学翻译的同志给以指引。

1989年12月24日

前 言

43年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我喜欢文学，也爱好外文，尽管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是由外籍教师教英语，要开口说那么几句，似觉也还顺当，可是当我第一次拿起笔来想笔译一篇文章时，发现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文章中象教科书上那样的句子不多，而七变八变的句子却不少。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几天泡在图书馆里找呀，查呀，一个字也要费上大半天才能找到。文章译完了，也发表了。我想，这只是搞到点子上了吧。因为我译的是一篇医学论文（当时我在湘雅医学院读书），是关于疟疾复发问题的。当时在中国大陆上，疟疾猖獗，几乎有几千万人在劫难逃。所有的城乡都在发寒颤，痛苦不堪。我在外国资料上找到这篇东西，才知道那是一次世界性的灾难。我产生了一种翻译的冲动，希望它能有助于我的可怜的同胞。译文发表了，但是我也留下了第一片翻译资料。那时，学界和词典上已有“原虫”一词，但疟疾之所以好了又复发，也是原虫未涤荡尽净，条件一旦出现，它又从埋伏的一角出来繁衍作害人体。我是麻起胆子将 plasmodium 译为“疟原虫”的。当然，这一大胆没有离谱，现在看起来它居然是对的。

后来，翻译的冲动不时地有。除了十年浩劫我被戴上

“洋奴”和“里通外国”的帽子，吃了许多亏外，可以说，我更爱上了翻译事业。大部头也译，小小说也译。但是，我发现，不是译得越多越觉着容易，相反，越是钻进去越觉着难。译作发表了，留下的带疑问号的资料也日益多起来。

后来我担任了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更是成天与译稿打交道。我又发现，别人也跟我一样，在译事中犯难、出错，无奇不有。

工作改了，记下问题容待解决的习惯没改。日积月累，那一摞子资料竟堆积如山。如果说以一片纸为单位，至少也有上万片了。四十年，我就一直这样积累下去。积累了有什么用？我只能如实地说“没想过”，因为我记下一个一个问题时，只是习惯使然。既没有分类归纳，也没有编号索引。编书也好，译著也好，我的习惯一书一档。这些纸片也不分青红皂白全往档案袋里塞。当然，在记下它们时，在将其往档案袋里塞时，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即兴之想，觉得翻译界有某些共同点，或者说，似乎有些通病，某些东西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有由于知识面欠广而弄错的；有由于缺乏工具书而误解的；还有一些因为对现代英语不习惯而走了样的，等等。

不知不觉，我进入了“老”字辈，生活中开始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总结欲了。于是，没事便将这些书稿档案倒出来，一片一片地清理、过目。前面讲到的那种即兴之想更具形了，也就是说印象更清晰一些了。我感到翻译界的实践这么丰富，却无人从中作些分析研究。虽然有关刊物和教材涉猎到过，但总的来说还十分欠缺。及至翻译界1988年的武汉会议和长沙会议，我有意透露说我有几十斤足可卖到8分钱1

斤的废纸（资料），也有个废物利用的想法。谁知这一投石，满池子激起千层浪，专家们、教授们都说：“你这个积累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好好整理出来吧。”

我还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到几个大学的外语系去讲了几课，测验一下学外语的大学生是否对我这几十斤原本可以给收废品的人作为破烂收去的东西发生兴趣。果然，他们也迷上了，听入了神。人或谓我不揣浅漏，我也自觉不由汗颜。

但学生们喜欢，这是为什么呢？

我口才一般，虽不讷讷，也不夸夸，那是这些素材带着浓厚的实践味，与他们的外语学习生活距离近一些，他们才感兴趣的。我这才动了心，要好好地消化一下，为翻译界提供一点有益的资料。

听说二十年前，外语教学界就有人曾向北京的一家大出版社提出，希望出版社能从编辑的角度出一本关于指导翻译的书，出版社也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可是一时苦于无从集得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较大的难处。

今天，我有了一大笔“存款”（资料）。可是，我这几十斤纸片是否代表得了翻译界的实践呢？我不得不想想。但是我倒认为它正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一、以我本人而言，是从钻到大词典里搞翻译，逐渐提高到不那么离不了词典的；又是从初出茅庐到出茅庐后又走了一大段路的。我的译龄从20岁到62岁，它本身似乎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以我的译者而言，各条战线上都有，从19岁到81岁，各种年龄的都有；他们的译作尽管层次不同，参差有致，译文对照原文，难免有失真、不准、晦涩等等各种缺

陷，可说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其如此，它也就具有代表性。

也许有人问，既然译者由于种种原因在翻译中出了某些差错，他译的书怎么能出版呢？问这种问题的人显然是以为能译书的人应当是不会译错的。他不知道一个做学问的人想做到掌握一种外文象掌握自己的母语一样该有多难。就是我们的汉语，我们汉人又有几个能说他绝不会错用呢？我是一个经过了许多译事的编辑，懂得译事之艰辛，所以在看稿时总是把尽力匡正错误作为自己份内之事来对待。我没有能耐说我可以把住这一关，决不让误译、错译或漏译在书中出现。事实上，我尽管译了编了那么多书，要说找不出一处错误的书，一本也没有。无论是译者、编者，努力的目标都只能是把错误减少到最大限度。

我是搞文学的。翻译外国文学的人，当然应当以文学来译文学。句子译得对，挑不出什么毛病，但译得缺乏文采，也是不成功的。这就更难了。从某一个意义上讲，译家必须同时又是作家，要和原作者一样，善于步着作者的思路进行形象思维，然后进行艺术再现，以形象译出形象。这就要求从事翻译的人不仅外语要呱呱叫，汉语也要过得硬。徐迟同志有一次谈体会时说得更妙，他说：“译者要有能译出好译文的中文，而不是作家那种任意驰骋的中文。”所以，当我审读译稿时，旁边总搁着一张纸，发现某个句子与原文不符时，便录记下来；认为译得并不错，但文学质量有欠缺的，也录记下来，然后与译者书来信往，几番磋商，共同将句子调整到最佳状态。其实，我作的编辑笔记主要也就是为了这个作用。当资料多了，普遍意义显现出来了，才产生一个总

结一下文学翻译的想法。1988年末，萧乾同志给我出了一道题，建议我把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接触到的具体问题总结一下，写点什么。我遂有了写这本书的动机。这已是积累过程告一段落，我也挂笔从编辑队伍退下来以后的事了。正逢进入1989年之际，我更有心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穷我一生所得，为译界多铺下一块路石。大学里学外语的同学们，社会上从事文学翻译的同志们，原谅我絮絮叨叨地将这些素材提供给你们吧。从晚清到本世纪的40年代，在翻译上是一个台阶。从40年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台阶，翻译界的水平确实已经连上两个台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第三个台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上去。而到了我们拥有一大批既有出色的汉语修养，又有到家的外语功夫的方家时，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干干中译外的工作。国家要走向世界，文化也要外向。那将是第四个台阶了。

在我的全部资料积累中，几乎译事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我也尽可能地作了某些理论上的诠释。但它仍然只是一部供参考用的读物，不是一部教材。我之所以用“275问”的形式，只是便于和译者、读者们交谈，心想在目前译论大量产生的情况下，也许这样不拘一格更好一些。愿这本书成为你伏案事译时可以随便翻一翻的书。我曾一抒己见的地方如果所见不当，容当再作探讨，希望广大读者赐正。

李全安

于建国四十周年前夕

目 录

序	萧乾 (1)
前 言	(1)
第一章：文学翻译的兴起	(1)
1. 文学翻译是怎样兴起的？	(1)
2. 为什么要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	(4)
3. 我国翻译界的现状如何？	(7)
第二章：文学翻译在中国与在外国	(10)
4. 全世界的语种究竟有多少？	(10)
5. 为什么说文学翻译工作在中国是一项自成系统的工作？	(11)
6.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文学翻译工作节奏都比我们快？	(12)
7. 语际交流在中国的展望怎样？	(13)
8. 中国读者喜爱外国文学作品是不是十年浩劫造成书荒后的一种畸形发展？	(14)
9. 文学翻译事业进出口的逆差现象为什么存在？	(17)
10. 语种亲缘远近与文化背景异同的关系怎样？	(18)
11. 汉语与外语还有哪些主要的不同之处？	(23)
第三章：文学翻译的方法	(25)
12. 林纾式译法如何评估？	(25)
13. 文学翻译中的“敬业意识”是什么？	(26)

14. 不同的流派是否有不同的译法?	(27)
15. 历史与小说、经典、神话的关系如何? 译时有没有什么原则?	(28)
16. 从英语转译文学作品是捷径吗?	(29)
17. 机器人取代译者、电脑代替人脑的说法 有现实意义吗?	(30)
18. 翻译各种流派的作品时, 是否有取舍可言? ...	(31)
19. 名家们文学翻译的具体方法还有哪些 可资借鉴的?	(32)
20. 文学翻译可以改变原作的形式和文体吗?	(34)
第四章: “译什么”要先于“怎么译”	(36)
21. 译什么好呢?	(36)
22. 好书我译了人家又译是个什么现象?	(38)
23. “译什么”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呢?	(38)
24. 某些重复翻译、重复出版是否赶浪潮、挤热门? (41)	
25. 卡夫卡、弗洛伊德等流派的作品是否可译? ...	(41)
第五章: 文学翻译家的气质与素质	(42)
26. 文学翻译家的气质是什么?	(43)
27. 译者应有什么样的素质?	(45)
28. 译者在学习外语方面有不同于别人 的要求吗?	(45)
29. 能从文学翻译近百年的历史悟出些什么呢? ...	(48)
30. 对大学里教翻译课的人应当怎样要求?	(50)
第六章: 现代外语、现代文学与现代翻译	(50)
31. 现代派西方文学是怎么回事?	(50)
32. 外语本身现代化的流向如何?	(53)

33. 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怎样用当代汉语译出? ……	(57)
第七章: 关于汉化、西化(欧化)、复古(僵化) …	(58)
34. “汉化”化到什么程度好? ……	(59)
35. 句子欧化一点不是更忠实于原作吗? ……	(61)
36. 成语是汉化的一个内容吗? ……	(62)
37. 文字有没有衰老、消亡的问题呢? ……	(66)
38. 不汉化有什么不好呢? ……	(68)
第八章: 关于信息与词量的对等 ……	(69)
39. 信息对等的要求会不会限制译者的自由? ……	(69)
40. 为什么信息要求对等, 而词量不一定要求对等? (75)	
41. 决定译事进度快或慢的是什么? ……	(78)
第九章: 理解原文是文学翻译之本 ……	(80)
42. 为什么有些编辑不要等到看原文就能发现译稿中 理解有错误之处? ……	(80)
43. 在吃透原文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没有呢? ……	(81)
44. 怪字怪词如何查询? ……	(85)
45. 不了解西方的语言习惯会影响对原文的 理解吗? ……	(86)
46. 外语中的寓意词是翻译的一大障碍, 是吗? …	(87)
47. 概念不同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出入, 是吗? ……	(88)
48. 外语中的不定式怎么体现? ……	(89)
49. 外语中定语状语是相当复杂的, 怎样判断它是定 或状某一事物的呢? ……	(90)
50. 一词多义的字词判定错了怎么办? ……	(91)
51. 有没有一个字译不得法而使整个句子 语气不顺的呢? ……	(92)